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三十回 會同年花園玩景 乘良夜雪閣開樽

且說妙香見小鈺儘管央求，下不落臉，只得又題了二首： 美人囑

且為情深語自私，香唇呢呢泥胭脂。
曾經月底頻申約，不惜花前再致詞。
密誓要如金石永，春光休遣蝶蜂知。
秦雲楚雨相忘易，珍重叮嚀在此時。

美人去

遙指蓬山路幾千，驚鴻回影去翩翩。
事如雲散三湘口，人似春歸四月天。
繡被蘭香仍未歇，翠紗檀點自依然。
緣知宋玉無甚，追賦荊台夢裡仙。

寫完了說道：「題便題了，別再說什麼嘮叨閒話。」小鈺道：「再不敢說了，費心，費心。多謝，多謝。」歡歡喜喜把錦袱依舊包了，交給丫頭。作別了妙香，回到怡紅院來。

只見有個宅門傳話老媽說：「剛才閣學何大人差家人來說，明兒個他家友紅小姐，要到府裡來會同年。我已回過太太，太太叫來報知二爺，並優、曼二位姑娘呢。」小鈺聽了這話，滿心歡喜，便說：「我久慕何小姐天姿國色，如今自上門來，盡好瞧他一個飽。」便吩咐看園婆子，各處打掃收拾。又叫管廚房的宮女、丫頭，端正上等的酒席款待，各各伺候停當。

第二天早早用了飯，坐在三殿上吩咐守門的：「待何小姐轎到，便大開中門。說我在後殿迎接。切不可下轎，定要抬進殿來的。」不多一會，果然到了。跟來的家人說：「王府頭門內不敢坐轎，小姐要出轎步行進去的。」門上也傳說：「千歲爺吩咐過的，定要從正門抬進去。」兩邊謙讓了一回，才把轎子往東邊長巷內一直抬往裡來。婆子、丫頭們自然是步行隨轎。

小鈺連忙退到榮禧堂前等候。轎子抬到堂前，友紅下了轎，向小鈺叫了聲年伯，福了一福，跪將下去。小鈺忙叫宮女扶住，自己深深一揖，叫聲「姐姐別這樣過謙，不敢當，就請坐上椅轎，往上房去。」見過了太太、奶奶們，用過茶點，又坐了椅轎到徽瑞軒。小鈺不便進去，只叫宮女們隨進伺候。優曼姐妹都在正廳前迎接，留入內廳排開三席盛菜，吃喝一回，才辭出。

來到大門口，正要上轎，只見小鈺同著眾姐妹，通在前邊門草庭前坐等。友紅便過去，一一見了禮。同坐了椅轎，自東至西各景賞玩一番，單是怡紅院不進去，留在末後進內坐席。

友紅愛那東閣梅花盛開，流連了好久。見天上漸漸飛下雪花，越飛越大，竟像漫天的柳絮一般。小鈺幾次催促，才從棠陰院紅藥坪一直落北，由梨雲樹往南，到讀書樓。大家坐在窗前，靠著欄檻看雪。這時候，山頭上已是白茫茫的了。彤霞就叫丫頭擺了些果菜盤兒，斟上史國公的藥燒來，說：「對了這樣好景，寬坐坐，喝杯淡酒衝衝寒。」友紅道：「恰用得著，只是一到便來動擾，不當得很。」眾人備著晚間要鬧酒的，都留著量，不很喝。友紅的酒量本極好的，又在這樣仙宮月殿似的房屋，對著了四山積雪，如玉峰琪樹一般，又見滿天的碎瓊亂璧紛紛飛舞，不覺酒興大豪。小鈺對了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，有說有笑，也是心花怒開。兩人一個瞧景，一個瞧人，你一杯我一盞，喝個不了。

宮女幾次來請坐席，才出門坐轎到了怡紅院。小鈺叫把酒席安在二廳樓上，關上窗，放下屜板，四面都瞧得見外邊雪景。

共擺了十二席，每席安上一個大圍爐，暖烘烘的。便遜友紅首席，友紅道：「除文妹妹是平輩，可以妄僭，餘外通是長行，如何敢僭？」決不肯坐，碧簫道：「這年誼且揭開，咱們只認姐妹，豈有主人僭客的道理？」讓了多時，友紅才坐了東邊第一席，彤霞對面，碧、藹二人坐了三四兩席，不讓淡如，淡如也不敢作聲。舜華卻在第六席坐下，淡如坐了五席。妙香姐妹也不讓小翠，坐了七八兩席，淑貞照舜華的樣，自去坐了第十席，小翠遜了一聲，坐了九席。小鈺也坐下來，文鴛坐在末座。

一面開懷吃喝，一面瞧那玻璃窗外的雪，綿團一樣的沉沉灑灑將下來，庭中草木通變成了粉妝玉琢的枝葉。大家越發喝得有興。

上過了二十道菜，四次點心，小鈺叫丫頭推上屜板點起燈來。又叫：「以後的菜，慢慢一樣一樣的上來，不必太急。」

便要友紅出令，友紅遜了一回，就喝了一小杯酒，說道：「各位年姑母、年伯跟前放肆了，告罪一杯。我們還是猜枚罷！不興悶雷霹靂，通是暗放。」就用十二個棋子捏在手裡，眾人各各認定。友紅問彤霞：「幾杯？」彤霞說：「十杯。」問碧簫請增，增上十杯。請藹如減，減去十杯。問淡問：「什麼杯？」

淡如指著大金杯說：「這個。」又問：「第一杯怎樣喝？」淡如道：「猜著的人捧了酒，不拘飛送那一位，須要叫聲『心肝親娘』，那人須就著他手裡喝乾。若不肯喝，便是梗令。定要罰三大杯。」友紅搖搖頭說：「累贅得很。」又向舜華：「請放儀注。」舜華道：「杯太大了，六杯酒分作十二杯。各人念句古詩，要有十二生肖字樣，不拘左轉右轉，數著的喝。」友紅道：「有了七杯儀注了，請妙香放八九兩杯。」妙香道：

「掌拳的和猜著的挑了豁罷。」又問瑞香：「請放第十杯。」瑞香道：「猜著的，講個笑話。沒人笑，自己喝了。」友紅伸開掌，卻是小鈺猜著了。小鈺歡喜得很，叫宮女斟了一大金杯酒，雙手捧著到友紅跟前，叫道：「我那嫡嫡親親的心肝乖娘，敬你一杯，就在我手裡乾了罷。」友紅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年伯你放下罷，我不敢喝，情願受罰。」小鈺只得放在桌上，友紅叫丫頭另斟酒來，喝了兩杯。說道：「算了罷！」淡如還不肯依，舜華道：「這兩大杯約有一壺的酒了，已是加倍罰了，自然該算的。」友紅說：「底下是舜姑娘放的儀注，該那個先念起？」

舜華道：「不拘，盡可亂念。」友紅便念道：「『首鼠輾駒俱碌碌』，左轉的。」碧簫就喝了一杯，說道：「我是右轉的，『蝸牛角上爭何事』。」淑貞道：「我是左轉的，『報國危曾捋虎鬚』。」舜華也是左轉，念了個「盈盈顧兔秋三五。」彤霞念：「『雙龍盤劍殿頭趨』，左轉。」瑞香見友紅連喝了四大杯，便說：「我鬆鬆罷，右轉的，『謀生拙為安蛇足』。」

妙香道：「好現成，把『虎』字的對句來灌我呢。」淡如笑道：

「瑞妹妹生成是鬆的，要緊也緊不來。」藹如道：「放屁，不許胡說。」小翠道：「『白馬江寒樹影稀』，左轉。」小鈺喝了一杯，念道：「『世途何處不羊腸』，右轉。」藹如道：

「『兩岸猿聲啼不住』，左轉。」文鴛道：「何姐姐又連喝了兩杯了。我念個『絳幘雞人報曉籌』，左轉罷。」瑞香喝了一杯，小鈺道：「先前『猴』字念了『猿』字，終究勉強些。如今『狗豬』二字，定要念本字，不許把『犬豚』等字來代。」

妙香道：「使得。右轉的，『賣漿屠狗有英雄』。」友紅喝了一杯，說道：「酒很多了，『豬』字再別流到我罷。」淡如道：

「不拘左轉右轉，那個喝酒，我只念個『有緣逢著野豬精』。」

小翠聽了，滿臉漲紅，連頸脖子耳朵通是紅的。小鈺忙叫斟了一杯酒，把淡如一把扯住便硬硬的灌下口去，灌得急了，喝不及，皮襖上都淋的是酒。淡如道：「何必要你著急，把我的衣服都弄髒了。」友紅只認是念不上來杜編一句，卻不想到是取笑的話，混過去了。小鈺就和友紅豁拳，友紅輸了，又喝了兩大杯。該是小鈺講笑話，小鈺道：「有個人，做親了一夜，要休那女人。女家不依，告到當官。這官是兩榜出身的通人，問新郎道：『我瞧你女人是好好的，為什麼要休他』」新郎道：

『他的陰戶偏著長在半邊的，怕將來不能生子，因此不要他。』那官兒就拍桌叫道：『不錯，不錯！這有舊案的，《大學》上說道：是則偏之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』」眾人都笑了，只有舜華不來聽，不笑。眾人便分喝了這杯。

該小鈺過令，小鈺忙伸手去接，友紅怕他捏手，忙把子兒放在桌上，小鈺就拿在手裡請各人認定，問友紅「幾杯？」友紅說：「三杯。」問彤霞：「增減？」彤霞：「不增不減。」

問碧簫第一杯，碧簫道：「猜著的講笑話。」問藹如第二杯，藹如道：「猜著的射覆，沒人猜著合席分飲；有人猜著了，自己喝。」問淡如第三杯，淡如說：「酒太少了，須得格外生發就是。我來行一個小令罷。」小鈺伸手道：「文姑娘著了。」

文鴛說：「我不會講笑話，常聽見晴月丫頭很喜歡講，叫他代講了罷。」晴月見姑娘委他，不敢推辭，便說道：「我原籍浙江湖州，這湖州河裡都種水菱，名叫菱塘。那菱塘裡面最怕長了龜蛇，攪得水渾了，菱就不旺。有個鄉里人種菱的，一日進城來望親戚。親戚問他：『令堂可好？』鄉里人不懂通文，只認了問菱塘，回說『有什麼好？聚了許多烏龜，吵鬧不清，如今是稀拉圾的了。』」眾人笑道：「講得太文了便不發笑，這倒也不村不郭。」便把第一杯分開喝了。文鴛說：「第二杯我說個『謝』字射覆。」舜華指著豹胎道：「落去了『胎』字，本該罰的，請乾了罷。」下該淡如行令，淡如道：「我說句世上三般真寶貝，是後搜的。各人請說是那三般？」彤霞道：

「天、地、人。」淡如叫「不是，喝一杯。」碧簫說：「日、月、星。」「也不著。」藹如說：「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」又不著。

舜華道：「你們有的先說，待我想再說。」妙香道：「景星、慶雲、鳳凰。」淡如道：「景星、鳳凰爭先睹之為快，如何添出個慶雲來？該倍罰的。」妙香只得喝了兩杯。瑞香道：「這太空得很，也要叫人有處著想才好呢。」淡如道：「也罷，我再說個近取諸身。」友紅道：「是了，必是才、學、識。」淡如道：「不著，請一杯。」舜華道：「知、仁、勇。」也不著。

瑞香說：「忠、孝、節。」淡如道：「落去『義』字，該倍罰。」

小翠道：「佳人、才子、名將。」也不著。小鈺道：「好學、力行、知恥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就是知仁勇，自然是不著的。」也喝了一杯。淑貞說：「著了。」指指鬢邊道：「金、珠、玉！

可不是寶貝，在身上的？」淡如說：「不著，該喝。」文鴛說：

「我喝了一杯，不必說了。請淡姑娘宣令罷。」淡如道：「你們不淵博，這是兩句俗語：『世上三般真寶貝，緊、硬卵、瘦光臀。』」眾人一齊啐了幾聲，舜華只是吐口涎，淑貞忙把兩手掩了耳朵，瑞香說：「這也是人人共有的，何嘗是寶貝？」

淡如道：「實在上四字，若不緊，不硬、不瘦而且光，便不算寶貝了。」碧簫喝道：「該死，還要細細的講解哩！」文鴛說：

「我也有了一一禮、義、廉。」藹如道：「很是，近來這『恥』字盡可刪去的了。」文鴛道：「我掌令，請各人認定了。」專問舜華放杯分。舜華定了兩大杯。文鴛問小翠第一杯，小翠道：「我代猜著的講個笑話罷。」問彤霞第二杯，彤霞道：

「猜著的飛敬。」文鴛道：「鈺二叔著了，該小翠講笑話。」

小翠道：「有個人家請了一位先生，最愛通文的。到館那日，東家備菜請他。第一樣是鹿肉，先生道：『美哉，此呦呦之肉也。』第二碗是鵝，先生道：『美哉，此之肉也。』再上羊肉，又說：『美哉，此咩咩之肉也。』再上雞，又說：『美哉，此膠膠之肉也。』第五樣沒菜了，東家母想著有盤狗肉，放了多日，還不曾吃，便送上席來。誰知那煮的時候忘記放了鹽，隔了多時，已經臭爛。先生嘗了一箸，皺著眉道：『此臭而且爛，全沒味兒的東西，不知何物』諒必淡如之肉也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倒也虧他編得有些意思。」淡如道：「這是舊笑話，不是編的。他還失落了幾句：東家又送上菜，那東家母把肉絲子下鍋去炒，忽然溺急得很，進房去出了小恭。誰知鍋太旺了，肉已炒焦。擺將出來，先生瞧了一瞧，說道：『此黑而且硬，似豬肉而非豬肉，意者其心肝哥哥之肉乎？』」小翠臊得眼淚都掛了出來。友紅起先十分恭謹，此時已經醉了，便也有些放縱，笑問道：「為什麼翠姑娘怕說豬，想是生肖屬豬的嗎？」

淡如笑道：「他卻不屬豬，倒是豬觸的。」碧簫指著淡如道：

「算盤上的扳不倒，混帳小人！」小鈺怕越說越明白，忙斟了一杯酒，走到友紅跟前，道：「該我來奉敬，並不敢再叫娘了，請乾了罷！」友紅忙站起身來，頭暈得很。一手扳著桌子，說道：「實在喝不得了！」小鈺道：「姐姐不喝，只得要跪敬了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跪將下去。友紅也就跪下，勉強就著杯喝了幾口。酒便湧將上來，連酒帶菜往小鈺臉上直噴，身子也倒過來了。小鈺撩了杯子，雙手扶住他，他接接連連照著小鈺臉上嘴上吐個不了。吐完了，站不起來，小鈺抱他起來。兩個人滿臉滿身通是腌臢。淋將下去，連大紅繡花皮裙上也沾遍了。跟來的丫頭婆子都說：「醉得這個樣，怎麼下樓去呢？」小鈺說：

「不妨。」就一手抱著他的身子，一手摟著他的腿，捧在懷裡跑下了樓，一徑到自己臥房。忙叫取了兩件大毛一裹圓來。先替他脫了裙襖，把一件貂一裹圓披上，叫宮女們扶他到炕上坐定。自己也脫去外單皮衣，洗了一個臉，嗽嗽口，披上一件烏雲豹的一裹圓，走到炕邊，把濕手巾替他臉上嘴邊擦抹了一番，就說：「翩翩，你的腳頂小些，快去拿雙睡鞋來，給何小姐換這髒鞋子。」翩翩忙去拿了一雙桃紅綾的睡鞋，只有二寸半把。